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無恥奴  
第三十四回 總領事議和全大局 賢制軍立約保長江

且說兩江總督阮宮保，因為接到一封電諭，叫他痛剿外人，他一時沒有了主意，便打了幾個電報，去和湖廣總督莊制軍商量，又把鐵路大臣宣蘭生請到南京，大家計較了幾日，定了主意。為著英德二國的領事，向來和阮制軍要好，所以請了英國領事康納斯、德國領事特金生，到制台衙門吃飯。阮制軍見了他們的面，卻裝出怏怏不快的樣子，康納斯和特金生看了，雖是心中疑惑，卻又不好問他。及至吃完了飯，阮制軍又對著他們兩個，長歎一聲，好像要落下淚來的樣子。康納斯和特金生看了這個樣子，大惑不解，忍不住開口正要問時，只聽得阮制軍半吞半吐了半晌，方才說出話來道：「兄弟昨天接到了京城裡頭來的一道電諭，這電諭裡頭的說話，卻實在叫兄弟為難，要是遵照辦理起來，卻於你們二位身上，大大的有些不利。但是兄弟和你們二位相處數年，何忍出此，兄弟昨天晚上，想了一夜，實在的不得主意，所以今天只好把你們請到此間，商議一個兩全其美的主意，在兄弟的意思想來，總要好好的保護你們二位，才是鞏固邦交的道理。不知你們二位的意思怎樣？」康納斯和特金生聽了阮制軍這一番驚心動魄的說話，不由得大大的吃了一驚，一時你看著我，我看著你，彼此相看了半晌，竟說不出什麼來。原來他們外國人的心思，雖然堅忍，卻聽得北邊鬧得這樣的一塌糊塗，畢竟是中國人多，主客異勢，也免不得有些膽戰心驚。現在聽了阮制軍的說話，曉得事情不妙，不覺一時間目瞪口呆，只得勉強問道：「京裡來的電諭，到底如何說法？宮保可好借給我們看看麼？」阮制軍道：「這個何妨，我正要請出來，給你們二位看看，好大家商議個善處的法兒。」

說著，便叫差官進去，請了那一封電諭出來。阮制軍雙手捧著，從頭至尾，念給他們聽了一遍。特金生和康納斯聽了，只嚇得面罩嚴霜，一言不發。面上雖還做著那鎮定的樣子，不露一毫慌迫，但是那嘴唇不由自己做主，色色的抖個不祝阮制軍看了他們這般樣子，暗暗得計。這個時候，宣蘭生忽然在旁插口道：「阮宮保接到了這個電諭，已經和兄弟商議了一天，今天請二位到來，斷斷沒有相害的意思，請只顧放心就是了。」說著，阮制軍又接口說道：「二位不必驚慌，兄弟請二位到此，實是要和二位商議一個法兒，省得兄弟為難。」康納斯和特金生聽了，也沒有什麼話兒可說，只得立起來，和阮制軍拉了一拉手道：「既承宮保這般要好，只求宮保想個保護的法兒，但是還有一句話兒宮保也該明白，宮保若是照了這個電諭裡頭的意思辦理起來，敵國人的身命財產固不足惜，恐怕敵國政府裡頭得了這個消息，一定要多派兵船，興師問罪，到了這個時候，宮保再要沒法消彌，那可來不及了。」阮制軍聽了，蹙額道：「這個道理，兄弟豈有不知，所以今天專請二位到來，商量要事，就是這個意思。但是兄弟更有一件為難的地方，也要和二位商議，裡頭既然發了這道上諭出來，兄弟若不照著他的說話辦理，萬一里頭曉得了風聲，兄弟就免不了處分，這卻該應怎樣才好？」康納斯和特金生聽了，一時答應不來。宣蘭生是和阮制軍預先商量好的，便向著阮制軍道：「宮保的說話，雖是不差，但依我看來，這一層倒不必過慮，為什麼呢？裡頭現在正是忙亂的時候，那裡還有工夫想到這些。況且宮保位尊望重，久鎮兩江，一時也沒有什麼人敢擔這個重任。宮保只顧放心，還是設法保護為是。」兩個領事聽了，覺得不至有殺身之禍，略略放心。只見阮制軍沉吟了一回，方才說道：「保護他們的生命財產一層，自然是我的責任，但是江南兩省地方，萬一有了什麼危險，卻也是我的責成，那時裡頭說我不遵諭旨，各國的兵船，又要攻地方，內外交攻起來，叫我那裡擔當得住，我得了什麼處分，或者離任革職，這個官兒，我倒也不希罕，不做也沒有什麼希奇，但是我離了這個地方，他們各國的生命財產，仍舊不能保護，豈不是我哄騙子他們麼？」一席話還未說完，宣蘭生又道：「宮保的深謀遠慮，自是不差，但是要保了江南兩省的地方，不遭危險，我們卻沒有這個權力，宮保還要另想法兒才好。」阮制軍聽了，半晌不開口，想了一回，方歎一口氣道：「罷了罷了，我也顧不得許多，只得先想個保護他們幾位的法兒，再說別的，只要盡我的職任就是了。至於地方的危險不危險，只得且自由他。」康納斯和特金生起先呆呆的聽他們說話，聽到此際，那裡還忍得住，不由得一同立起身來，向阮制軍道：「方才宮保的說話，怕長江數省地方，有什麼危險，這也是意中的事情，但不瞞宮保說，這件事兒，我們兩個自問還辦得到，只要打個電報，到敵國政府裡頭，佈告各國，將長江上下游數省地方，仿照上海的例兒，算做戰外的公地，無論各國的兵艦，都不准攻擊，這般辦法，料想沒有什麼做不到，宮保以為何如？」阮制軍和宣蘭生商議了幾天，原只要他們肯說這句話兒，如今見他衝口說了出來，不覺心口大喜，連忙立起來和他們深深的打上一拱道：「只要你們二位有這樣的盡心，便是江南百姓的幸福，就是兄弟也感激不盡。」康納斯和特金生見阮制軍這般客氣，倒覺得有些不好意思起來，慌忙還禮道：「這是我們的應盡義務。宮保何必這樣謙虛，只要宮保能切實保護敵國人的生命財產，不叫有什麼危險的事兒，就是宮保的盛意了。」阮制軍聽了他這般說法，不覺滿心歡喜，色舞眉飛，把手在胸膛上一拍道：「這個容易，交給兄弟就是了。貴國人的身命財產凡在長江數省地方的，倘有了一毫損失，惟我是問。但是還要請問二位一聲，倘然這幾省地方萬一遭了什麼危險，或者被貴國兵船攻擊，便當怎樣呢？」康納斯和特金生不等阮制軍說畢，也拍著胸脯道：「這個自然都在我們身上。」阮制軍聽了不勝大喜，宣蘭生又對他說道：「口說無憑須要訂一個條約，彼此簽字才好。」兩個領事點頭稱是。當下就密密切切的議了十條條款，議定長江上下游通共七省地方，各國兵船不行攻擊，各國官商的身命財產均歸本地督撫保護，如有損傷惟本省大員是問。條約裡頭大約是這個意思，至於那細情果然怎樣，在下做書的當時卻沒有在場，不曾曉得，便也無從說起。

閒話休提，只說阮制軍和英德二國的領事，訂好了草約，又發了一個電報，到兩湖去給莊制軍和他商議，又照會安徽江西兩省的撫台，要他預名簽字。不一日，得了回電，都答應了。

這裡康納斯和特金生回了領事府，便把別國的領事，都請了來，商議了一遍，裡頭雖然也有不願意的，但是目前性命要緊，又料想自己一個，拗不過大家，只得也隨聲附和的答應。阮制軍便鄭重其事，繕了十餘份合同，揀了一個日子，大家都會在制台衙門裡頭，彼此都簽了字。各領事處各存一份，又將幾份寄給兩湖總督莊制軍，和江西安徽兩省巡撫，這件事兒，總算大功告成，都是阮制軍一人之力。因為宣蘭生當時也曾參預其事，他的名字，也在條約上頭。人家為了這件事情，都不免拭目相待，後來皇上在西安回鑾之後，把他賞了個三品京堂，這是後話不提。

只說餘季瑞受了江念祖的哄騙，又是氣憤又是痛惜，那裡捨得三萬幾千兩銀子買的這所洋房，但是賣契上頭，被外國人簽了一排洋字，又被他硬拿了去，曉得有些不妥，又想不出個收回賣契的法兒，想了一夜，被他想著了個宣蘭生，暗想只有他說話兒，外國人還肯聽他幾句，只好去求他設法，或者還拿得轉來。想罷，便急急的到鐵路總公司去，稟見宣蘭生，那知手本傳到號房裡頭，就有一個接帖家人，大模大樣地對他家人說道：「你們既是要來稟見大人，難道不曉得這個時候大人還沒有起來麼？他老人家兩點鐘起來，要到三四點鐘方才見客，現在的時候還不到十二點鐘，來做什麼？還是回去了三點鐘再來罷。」餘季瑞坐在馬車裡頭，聽得明明白白，暗想我真是被江念祖氣昏了，連他見客的時候也忘了。果然還不到十二點鐘，這不是白來一趟麼！想著，只得叫馬車回去，回到公館裡頭，呆呆的也不脫衣服，只是仰面朝天的，在那裡想著心事，端上飯來，他也不吃，家裡頭人問他，為什麼連飯都不吃，他說我好好的三萬幾千兩銀子買了一所洋房，卻便宜了江念祖這個狗頭，氣也把我氣飽了，那裡還吃得下什麼飯？家人聽他這般說法，便也只好由他。餘季瑞卻眼巴巴的只等到三四點鐘，好再到宣蘭生那裡去求見。說也奇怪，餘季瑞平日之間，和著一班朋友，花天酒地的，那時候好像過得十分容易，就是這樣一天一天的混了過去。獨獨的到了今天，那幾點鐘的時候，就像幾個月的一般，也還沒有這般長久，好容易等到三點鐘，方才仍舊坐了馬車前去，手本傳了進去，約有一點鐘的時候，方才把他請進客廳，坐在客廳裡頭，足足的又等於一點多鐘，方見門簾一起，那位鐵路大臣宣蘭生慢慢地走了進來。餘季瑞和他雖是同鄉，又沒有什麼統屬，論起理來，原好和他講究同鄉的儀注，無奈這位金礦督理餘季瑞也是個熱中的小人，又有求他的事情，那裡敢和他分庭抗禮？見宣蘭生走了進來，連忙搶步上前，恭恭敬敬的，請下安去。宣蘭生卻只把腰略略地彎上一彎，就算還他的禮了。當下

彼此坐定，家人送上茶來。宣蘭生不等餘季瑞開口，先就說自己近來的公事如何忙碌，應酬怎樣繁勞，自家身體又虧，精神不繼，實在支持不來，滿心上想要告退，但還不曉得裡頭究竟是怎樣的一個意思。餘季瑞聽他未曾開口先擺一陣排場，也曉得這位欽差大臣是專愛奉承的，少不得順著他的口風拍他幾句馬屁，拍得宣蘭生面上微微的有了笑容。

餘季瑞趁勢把自己的來意，並這件事兒的原由一一地告訴了宣蘭生一遍。說罷，便立起來請了一個安道：「職道起先選把江念祖當作好人，所以事事托他。不想他這般的奸刁十惡，把職道新買的一所房子，竟要平空侵占起來。他仗著外國人的勢力，職道實在的無可如何，總要求大人栽培職道，想個料理的法兒。

職道將來，就是銜環結草，也要報答大人的恩典。」宣蘭生聽他說完了，就把眉頭皺了幾皺，頭兒搖上兩搖，沉吟不答。躊躇了一回，方問餘季瑞道：「你好好的買房子，為什麼異想天開的不用自己的姓名？」餘季瑞聽了面上一紅，低聲回道：「職道的意思不過是怕人招搖出去，所以不寫名姓覺得妥當些兒，卻想不到鬧了亂子。」宣蘭生皺眉道：「你有錢買房子也算不得什麼希奇。這是堂堂皇皇的事情，有什麼人來管你這般閒帳，為什麼要遮遮掩掩的不寫出姓名來？如今上了別人的當，這是你自己過於膽小，惹出來的事情，況且你那個差使人人都曉得是有名優差，你這會兒對著人說沒有錢，誰肯相信！難道你有了錢怕什麼人來搶了你的去不成？」正是：失卻求田之契，觀察堪憐；平分造孽之錢，奸奴得意。未知宣蘭生肯和餘季瑞解圍與否，且看下回，便知分曉。